



金義興石匠師社團幡旗

## 第二章 大稻埕陳氏家族 與石雕的因緣

大稻埕為現今大同區行政管轄得一部分，戰後曾分屬於延平、建成及大同三區，民國七十九年由現今大同區統一管轄。大稻埕原本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圭母卒社的活動地區，閩南語「埕」有「空地」、「廣場」之意，「稻埕」即「曬穀場」。至清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泉州人陳賴章取得官方開墾執照，開始開墾大加臘堡。隨著漢人陸續移入從事種植水稻，每當農忙之時，農民將收成之稻穀運至公設的曬穀場，所以將曬穀場稱為大埕（埕即庭之意），其曬穀場的範圍大約在現今的永樂戲院後面至建昌派出所之間。另外廣大的曬穀埕也成為當地農民農產品交易買賣的場所，至咸豐初年農產交易的場所逐漸成為固定的市集，此時當地的居民就以「大稻埕」作為當地的地名，與此同時泉州府同安籍移民林藍田為了躲避海盜，從基隆搬到大稻埕，興建了三間閩南式建築，這就是大稻埕最早的店舖，此時大稻埕民居及商店較為分散，還未有形成市街的態勢。

## 大稻埕與台灣石雕

咸豐元年（1850）同安籍移民林藍田為了躲避海盜的騷擾，從現在的基隆遷移至大稻埕中街處（現今迪化街一帶），設立店舖開始對外進行商業貿易，促成大稻埕街道發展之濫觴。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艋舺發

生泉州府不同縣邑移民之間的分類械鬥事件，當時的民眾以「頂下郊拚」來形容這次的分類械鬥，住在八甲庄的「下郊人」，經不起「頂郊人」偷襲，頂郊的泉州三邑人（晉江、南安、惠安），為了越過沼澤，竟然燒毀安溪移民的信

仰中心艋舺祖師廟，偷襲下郊的泉州府同安人，同安人無力抵抗，先是奔往北方的大龍峒，但不受當地同安移民接納最後奉護城隍爺金身，集結成群遷往北邊的大稻埕，並在此建立新市街，沿著淡水河建起毗鄰店屋，形成街市，重建廟宇，利用淡水河來從事對渡貿易，加上艋舺地區淡水河河道淤積嚴重，導致大型船隻航運受阻，最終大型船隻只能停靠於大稻埕的河岸裝卸貨物。在當時的台北盆地（尤其是艋舺和新莊附近），每遇械鬥事件，便有不少人逃抵大稻埕，在原有的同安人街市外圍，陸續建立起居住區，所以大稻埕的市街發展，一開始便呈現四方雜處、開放包容的特色。咸豐六年（1856），大稻埕建霞海城隍廟，奉祀同安縣的鄉土神霞海城隍，標誌著該區已經慢慢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，形成以同安人為主的河港聚落區。此時艋舺港區的功能，已逐

漸由大稻埕所取代，不到幾年的時間，先建立「中街」，再由「中街」發展到「中北街」的街市格局。

兩次英法聯軍之後，清廷與列強簽訂條約，開放安平、淡水等港口為國際通商港口。咸豐十年（1860）「北京條約」簽訂後，清廷開放淡水港對外通商，淡水港逐漸成為北臺灣商業活動的新重鎮。由於淡水開港，對大稻埕後續的發展至為關鍵，原先外國商旅原計畫在艋舺一地設立洋行經營買賣，由於淡水河淤積狀況沒有改善，許多遠洋航行的大船無法駛入艋舺，再加上艋舺在地居民對於外國商旅來此經商表現排外的情形，逐改為以大稻埕建立洋行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英國人杜德來台灣考察，之後引進泉州安溪烏龍茶茶苗，貸款給農戶栽種，再收買茶葉烘培精製，是為台灣精製茶葉之始。安溪烏龍茶不

但味道甘美，而且茶水分呈白、金、黃、綠、紅五種顏色，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品嚐之後，直誇這是Oriental Beauty（東方來的美人），於是「東方美人茶」的美名大作，國際行情水漲船高，歐洲人趨之若鶩。當時來此地的外國人不外乎是教會人員、各國領事館官員及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。外商的五大洋行：德記洋行、怡和洋行、美時洋行、義和洋行、新華利洋行，先後來到大稻埕設立分公司，向英、美等國輸出茶葉，享譽國際的大稻埕茶市從光緒年代一直延續到日據時期。外國商人帶來了茶葉出口的商機及資金，促進了大稻埕的經濟發展，尤其製茶業更是最大獲利者，而大稻埕也因為茶業輸出成為同時期新興的城鎮，在洋行帶引下的茶葉貿易，不但使市場擴大，也迅速造就大稻埕驚人的財富。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劉銘傳就任臺灣巡撫，計畫將大稻埕發展

成為當時臺北的商業區，因此在大稻埕大興土木。劉氏一方面修建鐵路經過大稻埕，另一方面整頓市區格局及修建河岸碼頭，讓大稻埕能以新的市容面世。在大稻埕南側的街道，如建昌街（現為貴德街）、六館街（現為南經西路西側）、千秋街（西寧北路南段）以上街道都是在劉銘傳時期所奠定基礎。

因日治初期淡水河已淤積嚴重，導致吃水較深、噸位較大的海輪已無法駛至大稻埕，因先前有劉銘傳興建鐵路經過大稻埕，後來到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臺灣鐵路北至基隆南至高雄全線通車，讓原本已失去河港功能的大稻埕又注入了活力，反而比前清時期更加繁榮，除了原先茶葉的買賣，更結合了新興起迪化街的南北貨、中藥及布匹，短時間使得大稻埕成為臺灣地區最大的南北貨集散地。直到日治中後期

，臺灣農業逐漸發展朝向以米、糖為生產為主的農業型態，還有1930年代臺北火車站位置重新調整，使得大稻埕隨即喪失鐵路運輸的優勢，使得該地區之商業發展逐年沒落。大稻埕由原先為海峽兩岸重要之貿易港埠，逐步轉型成為國際貿易的通商口岸，由傳世的老照片可以看到河道上往來船隻密集的景像，說明該地區蘊含著臺北地區在地性的商業活動及歷史文化深層脈絡。<sup>1</sup>

劉氏治臺之際下定決心要大力推動新式建設，大稻埕以其在北臺灣貨物集散中心的位置，成為興建第一代台北火車站的首要考量。劉氏最後選定大稻埕的南端（前鐵路局遺址）興建「臺北火車票房」（今臺北車站前身），此舉更加帶動了附近商街的繁華。除了鋪設鐵路以外，劉銘傳也在大稻埕設茶釐局、軍裝機器局等公家機構，在該區形成一個省級

單位的行政區。劉氏在臺北的建設之舉，讓臺北在政經地位與臺南逐漸並駕齊驅，在清廷割臺前已超越台南府城的規模，成為台灣第一大城。於此同時，板橋的林維源與本地買辦李春生合資建昌公司，在大稻埕開闢建昌街（今貴德街），興建洋樓店舖作為外僑區，出租給外商使用，此後各國領事先後在此設立，商機蓬勃洋風鼎盛。1897年，日本總督府調查，發表大稻埕有茶商252家。此外，通商所影響的不僅是經濟，亦將異國風格的建築、宗教等文化帶入了大稻埕地區，成為北台灣的商業貿易中心。

有關大稻埕的民間祭祀圈以霞海城隍廟為發展中心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百餘名泉州同安人搭船由大陸遷移至艋舺（今萬華區），商人陳金絨於艋舺八甲莊（今老松國小附近）自宅供奉攜自同安故里的霞

<sup>1</sup>有關大稻埕發展史參考自網路維基百科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7%E7%A8%BB%E5%9F%95> (2015/10/18)

海城隍神像為該地移居至此的同安人祭祀。咸豐三年（1853）艋舺發生嚴重的械鬥頂下郊拼。衝突的移民族群含蓋著晉江，惠安，南安這三個縣的泉州三邑居民，落敗的同安人放棄艋舺遷移至大稻埕避禍，當時從動亂中僥倖保存的城隍神像，於遷徙大稻埕後仍祭祀於陳家。咸豐六年（1856）移居大稻埕的同安人開始籌建城隍廟，經林佑藻、陳浩然與蘇斐然等人的資助，咸豐九年（1859）農曆3月18日座落於南街（現今廟址）的城隍廟正式完工。該廟因南街街道狹窄因素，廟埕與廟殿均十分擁擠。不含前方廟埕，該廟僅只有46坪大小。此間非官祀的城隍小廟，因為其主祀霞海城隍神像，來自原本是清朝福建省泉州同安縣霞城（下店鄉）海邊的臨海門廟，因此廟名定為「霞海」。另外在祭祀神祇方面，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除了供奉從同安縣霞城過來

的城隍神像外，也與其他城隍廟相同的旁祀城隍夫人、八司官、文武判官、范謝將軍（七爺八爺）和八將等等。比較特殊的是，該廟側殿旁祀於咸豐三年分類械鬥中喪生的38位同安鄉勇壯丁，並以「義勇公」稱呼之。<sup>2</sup>

根據莊永明的考證：霞海城隍廟雖小，但在廟內尋覓傳統工藝，可言不缺，泥塑、交趾陶、石雕、木雕、剪黏、彩繪等藝品，都是工匠細心作品，值得觀賞，主神城隍老爺坐鎮「雞母窠穴」，據說是個福地，威嚴肅穆的神態，雖為香火薰染，但木雕師的刻工，神乎其技；城隍夫人嫵淑端莊的表現雖不是同位匠師所做，但刀法如出一轍。廟中神明甚多，非得仔細觀賞，才得體會「神氣」！佛具店在台北，從前以艋舺龍山寺和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附近街肆最多；生於艋舺、長於大稻埕的「台灣第一位

<sup>2</sup>有關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參考自網路維基百科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7%E7%A8%BB%E5%9F%95%E9%9C%9E%E6%B5%B7%E5%9F%8E%E9%9A%8D%E5%BB%9F> (2015/10/18)

雕塑家」黃土水，他會選擇雕塑作為其一生志業，正因為他的孩童時代，經常駐足在佛具店，觀看老司阜的妙手一刀一斧雕刻出各路神祇，而萌生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壯志，更難得的是他後來負笈日本，吸收了西洋雕塑的神髓，乃成了一代大師。<sup>3</sup>由此可見，往昔的大稻埕不只在商業面向的發展，在傳統藝術方面也因霞海城隍廟的香火鼎盛，造就了泥塑、交趾陶、石雕、木雕、剪黏、彩繪等行業在此立足，無形之中讓早期想學得一技之長的年輕人，有多面向選擇的就業機會，以霞海城隍廟為中心的傳統藝術發展，更是孕育傳統藝術工藝大師的搖籃。

<sup>3</sup>莊永明，〈2008文化專刊〉第四卷第九期，（臺北：文建會，2008），頁208

**關**於陳家石雕業第一代陳根樹，其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安仁里拾五都西邊鄉鳳山嶺保大嶺社，為陳家歷代祖先第七世祖。而出生於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歲次辛未年九月十五日，關於陳根樹的記載很多皆已不可考。<sup>4</sup>根據時間推斷，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時間為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那年陳根樹年紀為廿四歲，按照中國人早年成家立業的觀念，此時陳根樹應已成家立業。根據陳瑤芳敘述其家族從事石雕行業的時代脈絡，陳氏家族從事石雕行業之濫觴，陳根樹繼承家族營建事業或另創個人營建事業等猜測，已經無法考據。而石雕行業入門門檻較高，所需要的專業養成與同時期的其它行業有點差異，石雕行業是屬於高度勞力密集的傳統工藝，除了要具備熟能生巧的手藝外，還要具備強健的體魄才能勝任此工作，因為石雕從古至今就是耗費體力的工作，尤其是年輕人若有一技在身，則終生受用無窮。

## 台灣石雕孕育沉寂的時代

**根**據楊懋春的研究，傳統建築技術的傳承就如同近代中國華南地區的基層組織一樣，仍然維持著傳統的宗族制度，宗族的思想支配傳統村落地區，其發展以村莊為單位，幾乎以同宗族聚集而居，進而發展出共同社會、生活及行業關係等

，擁有互相往來之連結等<sup>5</sup>。以此推論，可以了解陳家或許在大陸原鄉地區的宗族或家族，也有可能從事跟石雕有關的雕刻行業。另外，若第一代陳根樹早在前清統時期就在大稻埕從事石雕業，則其從事石雕行業的身份及地位，則是受到

<sup>4</sup>關於陳根樹的生卒時間引自陳家家族所編之《民國卅九年溪河公略陳家歷史》族譜。

<sup>5</sup>楊懋春，〈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〉，載於李亦園、楊懋春主編《中國人的性格》（臺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72），頁133-167。

臺灣初期，為阻饒臺民赴大陸地區探親及經商，限制臺民往返大陸交流的機會，並節制中國勞工入境，逐於明治32年（1899）7月18日，由臺灣總督府頒布府令第七四號，公布「清國勞働者取締規則並勞働者取締規則」規定，規範清國勞工出入境、居住、動向等動向亦需登載於戶籍謄本資料上。

第二代的陳萬金早年亦與其父執輩從事石雕行業，因其在父親陳根樹帶領下，還有在其從事石雕的過程中，受到同在工作現場的親兄弟及其他匠師的影響，逐步養成其專業素養，之後曾參與第二代明治橋改建的工程。大正以前，臺北市通往圓山臺灣神社的明治橋第一代為一座單孔的鐵橋，昭和初年因第一代橋樑已日久失修，後於昭和五年（1932）完成，造型優美，兼有東西方藝術特徵，拱橋全長120公尺，寬度有17公尺，橋上立有日

式登座，拱橋本身又略具藝術裝飾派（Art Deco）設計意味，為當時臺灣兼具技術性與美學的一座里程碑式的大膽拱橋。<sup>6</sup>而明治橋的橋墩基礎及橋體結構使用大量的石材進行建構，該橋採用最新橋樑技術以鋼筋混凝土重建，前後歷時3年完成。其大小相間的連續三弧拱基底結構，與典雅的花崗岩砌欄杆及燈柱，堪稱力與美的結合。尤其是陳家第二代陳萬金更是全程參與橋樑建造工程，並由傳統的石雕跨越到公共工程領域，此次參與明治橋的工程經歷，也成為日後陳萬金對後代子孫引以為傲的工程。<sup>7</sup>在這段時間，陳萬金也參與臺北保安宮及新莊的地藏庵石雕的工作，因所參與雕刻的石雕作品皆未落款，相關從事這兩間廟宇的典故，也只有陳家內部流傳。根據陳瑤芳的說法，其祖父所雕刻的作品風格，可以透過石雕物件實際的風格比對，便可比對出那一

<sup>6</sup>可惜該橋在2002年被誣指為阻礙基隆河水流，於民國九十二年（2003）5月遭臺北市政府拆除；李乾朗，《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296。

<sup>7</sup>資料來源訪談自陳瑤芳先生。

件是其祖父陳萬金的作品。

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，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大型公共建設皆因戰爭的因素而停擺，後續的皇民化運動卻也成為臺灣傳統寺廟建築的終結者。在戰時體制的管制下，全臺所有的寺廟新建及整修皆徹底停擺，此時陳家經濟來源因此而困頓。隨著戰爭時局的逆轉，因戰爭而傷亡的人數逐漸增加，相關從事墓碑雕刻及墓地建築的人員需求相當迫切，陳家的第二代就有投入墓碑雕刻的相關行業，以換取日常生活所需，這是陳家因石雕的工作而跨入墓碑雕刻的相關行業。<sup>8</sup>戰後初期景氣消條，陳萬金為改善家中的經濟從事，從事工作的範圍一度跨越一般房屋的營造修繕，而且只要是與石雕有關的工作，如墓碑、石碑等的雕刻工作皆有涉獵。尤其是在戰後臺灣傳統廟宇的去日本化運動，也就

是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後期，日本殖民政府對於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，在一般建築及傳統廟宇與有關日本意象的裝飾物，全部修改成具有中華文化傳統意象的裝飾物。尤其是在戰後的那段期間，讓原本已快要沒事可做的石雕工作，短時間變得炙手可熱，去日本化運動的工作反而是那段時間主要的收入來源。

另外在東港東隆宮（1947）及三峽祖師廟（1947）都有陳家石雕建造的足跡，當時居住在臺北大稻埕的陳萬金與其子們偕行前往建造。當時陳俊卿也在此耳濡目染之下學習石雕，陳家也是逐廟宇而居，陳萬金與其子們都是住在新建的廟宇工地附近，有時一年之內要參與兩間廟宇的建造，這一年就要搬兩次家，所以當時從事石雕工作的兒女，在就學的階段，很難有機會長時間從入學到畢業只待在一所學校就

<sup>8</sup>資料來源同註解7。

讀，有可能就讀國小六年就要搬六次家也不一定。

因為陳萬金接了三峽祖師廟石雕的緣故，在往後的幾年間也陸續承接萬華龍山寺（1949）石雕的工作，此時陳家父子所參與的石雕工作漸上軌道。此時期不知是廟方規定或者是同業間的工作默契，從事石雕的雕刻作品皆未留名落款，這段期間沒有落款的原因已不可考，此舉成為陳家後代為日後要進行其家族石雕作品調查很大的障礙。另外一個石雕作品未落款的原因，可能是因為石雕同業間存在著代工的制度，及同業間相互觀摩作品到最後相互臨摹風格，導致同業間之風格大致雷同。或者是一件作品是由兩位以上石雕司阜共同製作，完工後各方分得酬勞後，為了公平，所有人的名字皆不落款於作品之上。

1920年代前後，當時台灣總督府採行尊重本土宗教政策，台灣各地興起廟宇修繕或改建的工作。但台灣本土石匠師數量有限，故而邀請福建惠安石匠師來台共同營建廟宇。如：惠安石匠張火廣、蔣氏族人、粵東名匠辛阿救等。而他們很多都在大稻埕碼頭落腳，並在台北附近從事石雕工作，如張火廣的作品在新莊地藏庵；辛阿救有名的作品在艋舺龍山寺。甚至最後張火廣的兒子張木成就直接在大稻埕落地生根。

就因為許多有名的匠師都出入大稻埕，陳家又有地緣之便，甚至從事相關的行業。無論早期只是從事勞力的建築工作，或是直接向這些匠師學習，現在回溯這些過往，我們實在很難想像這其中的因緣是什麼。但我們仍然可以利用一些蛛絲馬跡，重新回溯有可能的狀況。

## 從營建轉型宮廟石雕

據悉，陳家第四代陳瑤芳的外公是張俊義，而張俊義的哥哥是張木成，張家兩兄弟的父親是張火廣。張火廣1923年來台，張木成19歲時1924年來台後定居在大稻埕。張木成與弟張俊義初期甚至在大稻埕合開設「張協成石廠」。1920年時，據聞陳根樹正在參與陳應彬大龍峒保

安宮的工程，直至1931年過世，張火廣1937年過世。不論在地緣或時間上，都有重合的地方。第二代陳萬金與張木成、張俊義是同輩，或許有可能也是工作上的同事，在往後的許多宮廟的對場，都可以見到陳家與張木成的較勁或合作。

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推論：陳家第一代早期在大稻埕從事營建工程行業，不論是勞力工人或是頭家。這時許多石匠來台，並在大稻埕落腳，而陳家因為營建工程的關係，必定認識相關匠師，這個時候陳根樹與張火廣、蔣銀牆、蔣九等，可能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互相認識。在陳家與張家、蔣家交往時，必定有許多交流與分享的機會，第二代陳萬金可能就在這樣的因緣下耳濡目染，並在張家的邀請下，參與了新莊地藏庵的工程。我們無法確切知道陳家師承哪一流派，也無法確認陳家是否真的向張家或蔣家學習石雕技能。但可以確認的是，張家對陳家是有影響性的，這可從張陳兩家對場時留下的石雕作品進行比對，兩家的風格有相似之處。

張木成1990年過世，而陳萬金在1960年過世，兩人在世即相差有三十年的時間。

張木成對台灣石雕業的影響是巨大的，但沒有人知道陳家也曾經活躍在石雕界裡。張木成一個人的歲月幾乎見證了台灣的石雕歷史，而陳家卻一代接著一代撐起陳家石雕王國的夢。兩家的差別在於陳家每一代幾乎都有人傳承，並且開創出自己的風格。甚至陳家人很驕傲地說：我們是台灣本土少有的石雕匠師。

張家與陳家、蔣家的關係另一個佐證，可以在早期匠師社團名錄裡發現一些有趣的狀況。金義興是這石雕社團的名稱，他的幡旗裡記錄了成員名單，其中有資料可查的有：蔣細來、張木成、謝萬來、張俊義、陳根樹、陳溪河、陳萬金、陳冠雄、陳俊卿等人。張陳蔣三家同在一個社團，並彼此認識與交往，直至現在，張木成的孫子林慶順與陳萬金的孫子陳瑤芳，依然有合作與聯繫。

金義興社團成員有歷史紀錄資料的部分，說明如下：

1. 蔣細來，祖籍惠安，石雕匠師，生於同治十年(1871年)，卒於昭和七年(1932年)，泉州石雕名匠蔣馨的徒弟，曾參與艋舺龍山寺石雕工作，萬華「蔣豐源」石店創始人。



2. 張木成，祖籍惠安，石雕匠師，生於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，卒於民國七十九年(1990年)。習藝於父親張火廣(1874-1937年)，大正十二年(1923年)十九歲隨父金來台定居在大稻埕。在迪化街開設「張協成石廠」，被譽為「石雕皇帝」。

3. 謝萬來，艋舺石雕匠師，約生於清光緒初年，青山宮龍柱為代表作。

4. 張俊義，張火廣子，張木成弟，生卒年不詳，其女嫁與陳俊卿。

5. 陳根樹，大稻埕陳家石雕始祖，(1871-1931年)。

6. 陳溪河，陳根樹大兒子，(1905-1952年)。

7. 陳萬金，陳根樹二兒子，(1906-1960年)，代表作：台北明治橋



# 陳家石雕事業的發展圖

